

中華活葉文選 84

滕王閣序 王勃



滕王閣序 王勃詩王勃撰

【作者介紹】王勃(650—675)，字子安，絳州龍門(今山西河津)人，是唐初著名詩人之一，與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齊名，號稱“初唐四傑”。據傳說，他自幼聰明過人，七歲就能寫文章，而且寫得很快很精。十四歲時，有人推薦，當殿對策，授任為朝散郎。隨後，作沛王府修撰(担任寫作和編纂的官)。那時，諸王之間盛行一種斗雞的遊戲，他為沛王作了一篇《檄英王雞》的文章，高宗(李治)看了，認為放肆，把他趕出王府，削去官職。後來任虢州參軍(地方長官的屬僚)。因為恃才傲物，為同僚所嫉妒，又因罪免官。他的父親原任兗州司功參軍，為了他的緣故，貶為交趾(今越南境)縣令。上元二年(675)，他往交趾省親，在渡海時，不幸溺死。年二十六。(也有說他生於公元647，卒年為二十九的。)這篇《滕王閣序》，便是他往交趾省親路過洪都(今江西省南昌市)時所寫。

唐初詩文，沿襲六朝餘緒，繁詞麗藻，一般內容貧乏，有“宮廷文學”之稱。王、楊、盧、駱等人的詩，雖未完全擺脫這種影響，可是已非齊、梁詩可比。他們在詩的題材方面，大大拓充了範圍；在詩的體制方面，為律詩與絕句建立了基礎。王勃，在四傑中，除詩以外，更長於駢文，雖然採用駢偶，大都具有一定的內容，不再是那些專以粉飾裝璜為能而言之無物

的东西了。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之一云：“王、楊、卢、駱当时体，輕薄为文晒未休。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廢江河万古流。”意思說：王、楊、卢、駱的詩风，自不免受时代影响，今天（指杜甫当时）却不断有人譏笑他們的文体輕薄。殊不知他們对今天詩风的形成，起了筭路藍縷的开拓作用。你們这些譏笑他的人，死后便身名俱灭了；而他們的詩文仍会象长江、黄河般地万古长流。对王、楊、卢、駱的貢獻作了十分恰当地历史主义的評價。

著作有《王子安集》。清人蔣清翊有《王子安集注》二十卷。

【說明】 本文原題《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》，后人簡称《滕王閣序》。洪府，是唐代的洪州，亦称洪都，即今江西省南昌市。关于本文写作来历，《江西通志》上有一段記載：显庆（唐高宗年号，656—660）年間，李元嬰任洪州都督，筑閣于章江、广潤門之間，落成之日，詔封滕王，因名为滕王閣。后来閻伯屿接任都督，重九日在滕王閣上大宴宾客。閻有婿吳子章能文章，叫他先期撰好序文，以便当众夸耀。恰在这天，王勃因往交趾省亲路过洪都，也参与宴会。开宴之际，閻命人捧出紙笔，遍請与会宾客撰文，众知其意，都推辞未写。輪到王勃，年岁最輕，論理應該謙让，他却毫不躊躇地接过紙笔写了起来。閻甚不悅。文章写成，众宾客看了，无不敬服。閻本人也不得不称他为天才（《唐摭言》中也有記載，但內容略有出入）。

本文虽是駢文，在形式上，注意对仗，讲求声律，大部分句子都用典；在內容上，不少阿諛逢迎之辞，更有濃厚封建意識，但其中也有不少造語精煉，描繪佳妙之处，表現了較高的

艺术技巧。比如用“潦水尽而寒潭清，烟光凝而暮山紫”描画眼前景色；用“层楼耸翠，上出重霄；飞阁流丹，下临无地”形容台阁建筑的壮丽，只用寥寥数语，就概括出极为丰富的内容。又如“渔舟唱晚，响穷彭蠡之滨；雁阵惊寒，声断衡阳之浦”一联，儼然一幅深秋傍晚湖上风光图。就中如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一联，更是历来傳誦的佳句。

作者在这篇文章里，运用委婉的文笔，写出了自己在封建势力压迫之下有志难伸的苦悶。比如“屈賈誼于长沙，非无圣主；窜梁鴻于海曲，岂乏明时”一联，好象是在寬慰自己，又好象是在指斥当朝，含意无穷，耐人寻味。文章的后半部完全是一种极端复杂矛盾的心情的表白。既說“老当益壮，宁移白首之心；穷且益坚，不墜青云之志……北海虽赊，扶搖可接；东隅已失，桑榆非晚”，表示要等待时机，准备有一番作为。接着又說“无路請纓，等終軍之弱冠；有怀投笔，慕宗慤之长风”，“舍簪笏于百龄，奉晨昏于万里”，又轉入消极悲观，陷入了“君子安貧，达人知命”的罗网。

本文在駢文中可以算是上品，虽然有它的缺点，但仍不失为有情感有血肉的文字。这也就是本文长期以来为讀者所喜爱的原因。

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①。星分翼、轸，地接衡、庐②。襟

①豫章——汉郡名，唐改称洪州。有的本子“豫章”作“南昌”，誤。因南唐始改名为“南昌”。洪都——即洪州。这句說：此地过去是豫章郡治，現在改称为洪都（洪州州城）。②翼、轸（枕 zhěn）——星名，傳說在楚的上空。衡——衡山，在今湖南。庐——庐山，在今江西。

三江而带五湖，控蛮荆而引甌越①。物华天宝，龙光射斗牛之墟②；人杰地灵，徐孺下陈蕃之榻③。雄州雾列，俊彩星驰④。台隍枕夷、夏之交，宾主尽东南之美⑤。都督閻公之雅望，紫戟遙臨⑥。宇文新州之懿范，襜帷暫駐⑦。

①三江五湖——古有“三江五湖”之名，所在地各說不一。本是概括說法，不必追求实际所指。蛮荆——今湖南、湖北。因古为蛮族居住之处，故称。甌(欧 ōu)越——指今浙江。因古为越国之地，境内有甌江，故称。这句意思說，南昌以三江为襟，五湖为带，西控两湖，东扼浙江。以上两句写洪州形势雄闊，地处冲要。②物华天宝——人間物产之精英，上天也視以为珍宝。意思是說洪州有奇物。龙光射斗牛之墟——《晋书·張华傳》載：晋武帝时，天空斗、牛二星之間常有一道紫光照射，張华問雷煥：“是何祥瑞？”雷煥說：“这是宝剑之精。”后来雷煥作豫章丰城县令，掘监狱地基，获得两把宝剑，一名“龙泉”，一名“太阿”。龙光就是指宝剑的光。斗、牛，两星名。墟，与“区”同义。③人杰地灵——灵异之地必定产生英杰之士。意思是說洪州有特出的人。徐孺下陈蕃之榻——《后汉书·徐穉傳》載：徐穉，字孺子，是洪州的高士，家貧，躬耕自給，不接受朝廷的征召。当地太守陈蕃，不喜接待宾客，只有徐穉来才接待，并且特別为他备办一張床。徐穉来就把床放下供他休息；他走后床就悬起不用。榻，即床。徐孺，即徐孺子，因为与上面“龙光”对，故省“子”字。④雄州——大的州，指洪州。雾列——如雾之弥漫于上空，形容地域广闊。俊彩——指人物。星驰——有如星宿之奔驰，形容人才众多。⑤台隍——指城池。台，城楼。隍，城下小河。枕——作动词用，与“据”同义。夷——指荆、越等地。夏——指中原地带。这句是說，城池正当夷、夏接壤之处，宾主都是东南俊秀之才。（由地方叙至滕王閣盛会。）⑥都督——地区軍政长官。閻公——称閻伯屿，唐高宗咸亨二年(671)任洪州都督。紫(起 qǐ)戟——有衣套的戟，古代官吏外出用来作前导的仪仗。戟，古代兵器名，一种有双枝的长枪。遙臨——从遙远的地方光临。这句說：閻伯屿的声望很好，达官显貴从遙远地方赶来参加他的盛会。⑦宇文——宇文鈞，新任澧州牧，故称“新州”。懿范——模范。懿，美好。襜(占 zhān)帷——即“幰帷”，车上帷幔，引申为車駕。襜，“幰”的借字。这句介紹盛会的贵宾。意思說：宇文鈞这样的模范人物，也暂时在此停下車駕参加盛会。

十旬休暇，胜友如云①；千里逢迎，高朋满座②。腾蛟起凤，
孟学士之词宗③；紫电青霜，王将军之武库④。家君作宰，
路出名区⑤；童子何知，躬逢胜饌⑥。

时维九月，序属三秋⑦。潦水尽而寒潭清，烟光凝而
暮山紫⑧。俨骖騑于上路，访风景于崇阿⑨。临帝子之长
洲，得天人之旧馆⑩。层台耸翠，上出重霄⑪；飞阁流丹，

①旬——十天的时间。唐代制度，遇旬休假，犹今之星期天。时为重九，而说“十旬”，是为了与下文“千里”相对。胜友——才俊异常的友人。如云——形容众多，与下文“满座”相对。

②千里逢迎——指作者自己由远方来与会。逢迎，遇合。高朋满座——与上文“胜友如云”为同意互文（意思相同而文字调换了）。③这是写在座有孟姓学士。腾蛟起凤，是称誉他的文辞有如蛟龙腾空，凤凰起舞，光彩夺目。词宗，是说他是文坛宗师。

有人說本句是用晋孟嘉重九登高落帽故事，似牵强。

④这是写在座有王姓将军。紫电青霜是称誉他的侍从之雄武，戈戟闪闪有光。梁萧明《与王僧辩书》有“紫电青霜，无非武库之兵（兵器）；龙甲犀渠，皆是云台之仗（仪仗）”一联，是本句所本。

⑤这一分句的意思说：家父在交趾作县令，我因省亲关系，路过这著名地方。

⑥童子——作者时年二十五或二十六岁，因年纪较轻，故自称童子。胜饌——盛宴。饌，本送行饮酒的意思，作名词用，等如“宴”。

⑦维——文言助词。三秋——季秋，即秋季的最后一个月。

⑧潦（老 lǎo）——地面积水。潭——深洲。这句是说：雨后积水已尽，寒冷的潭水清澈照人，傍晚的天空烟气如凝，山色益发显得青紫。

全句只用十四字把秋末景色作了高度概括。

⑨俨（眼 yǎn）——昂首前进的样子。骖騑（cān-fēi）——统称驾车的马。古时驾车马匹，在当中的叫“服”，在两旁的叫“骖”。“骖”亦叫“騑”。

上路——大路。崇——高。

阿（俄 ē）——大山。山的曲洼处亦叫“阿”。这句说：驾车的马匹在大路上昂首前进，一路上登高山，遍访名胜风景。写来参加盛会路上的经过。

⑩帝子——指滕王李元婴。他是唐高祖李渊之子。

洲——指滕王阁前的沙洲。

天人——亦指滕王，有的本子作“仙人”。旧馆——过去住过的地方。这句说：来到建阁的沙洲，走上滕王高阁。

⑪翠——指翠绿色的琉璃瓦。重（虫 chóng）霄——高空。重，重迭。霄，天空。这一分句是写滕王阁的高。

意思说：盖着琉璃瓦的层台楼阁，高耸入云。

下临无地①。鹤汀凫渚，穷岛屿之萦迴②；桂殿兰宫，列冈巒之体势③。

披绣闥，俯雕甍④：山原旷其盈视，川泽盱其駭矚⑤。閭閻扑地，钟鳴鼎食之家⑥。舸舰迷津，青雀黄龙之軸⑦。虹銷雨霽，彩彻云衢⑧。落霞与孤鶩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

①飞闥——指閣檐的突出。流丹——形容閣檐上的丹漆鮮艳欲滴。下临无地——这是极言閣高水深。意思是从閣上望下去深不見底，樓閣象是建筑在半空中的一样。这一分句是描写滕王閣的富丽雄偉。②汀——水边平地。凫(扶 fú)——水鳥。渚(主 zhǔ)——水中陆地。萦迴——縈繞。这一分句写閣前景物。意思說：群鶴聚于水边平地，群鳥止于水中沙洲，无数岛屿縈繞眼前。③这一分句是写閣旁建筑物。桂殿兰宫——意思說，閣旁的宮殿都是香木建成。列岡巒之体势——意思是說，这些宮殿都是随着山势排布，或高或低。④闥(踏 tà)——門扉。甍(蒙 méng)——屋脊。这句是为下文作先导。意思說：推开閣上門扉外望，俯視左右人家屋脊。⑤曠——远。盈視——极目所視，无所不及的意思。盱(須 xū)——張目望。矚(主 zhǔ)——也是“望”的意思。这句說：山巒平地，一望无边，滿目皆是；河流湖泊，彼此相連，望而惊异。⑥閭閻(閭 lǘ)閻——本指里門，引申指屋宇。扑地——遍地皆是的意思。元稹詩：“人烟扑地桑柘稠。”钟鳴鼎食之家——晋代士族大家，鳴钟就食，食物都用鼎盛。这句說：人烟密集，而且都是一些士族大家。⑦舸(葛 gě)——大船。舰——战船。津——渡口，这里指停舟的埠头。軸——同“舳”，舟尾施舵处。这句說：各式船只停泊埠头，船头船尾全都雕着青雀黄龙一类的彩飾。以上三句是从閣外望，平視所見。⑧霽(計 jì)——雨止。衢(瞿 qú)——四通八达的道路。这句是写雨后天空景象。意思說：雨后新晴，长虹(消)失，一股彩霞，照耀云端。“彩彻云衢”有的本子作“彩彻区明”。是說天空彩霞照射，地面景物分明。

色①。漁舟唱晚，响穷彭蠡之濱②。雁陣惊寒，声断衡阳之浦③。遙吟俯暢，逸兴遄飞④。爽籁发而清风生，纤歌凝而白云遏⑤。睢园綠竹，气凌彭泽之樽⑥；鄴水朱华，光

①鷺(务 wù)——水鳥，亦称水鴨子。这句意思是：落霞自上而下，孤鷺自下而上，仿佛同在飞行；秋水碧綠，与天色相連，而蔚藍色天空又反映水中，水天形成一色。按庾信《馬射賦》：“落花与芝蓋齐飞，楊柳共春旗一色。”王勃的“落霞……孤鷺……”句就是从这一联化出来的。但經他結合当时景色，加以熔煉改造，遂成千古名句。以上四句是从閣外望，仰視所見。

②漁舟唱晚——即“漁舟晚唱”。穷——尽。彭蠡(里 lǐ)——鄱阳湖別名。这句极言漁舟之多和漁歌之盛。意思說：天色已晚，一天捕魚工作已完，漁船上傳來一陣陣歌声，一直响到湖边才尽。

③雁陣惊寒——意思是說，由于气候轉寒，一群一群的雁兒紛紛南飞。衡阳——衡山之阳，也就是衡山的南面。衡山南有回雁峰，古代傳說雁不过此。浦——本是水边平地，这里用来泛指一切平地。这句說：群雁南飞，沿途互相呼应，不断啼叫，一直到衡山以南才断絕。以上两句是自閣外望，由近及远，目所見和耳所聞。

④遙吟俯暢——意思說，远望而高吟，俯視而低唱。上文“漁舟唱晚”句已用过“唱”字，故此处改用“暢”字代替，以避重复。唱，本用以抒发心怀，和“暢”字在意义上也有联系。逸兴遄(船 chuán)飞——兴致横溢，就是兴致很高的意思。遄——急速。这句描画当时一面观赏，一面賦詩，心曠神怡，极尽欢娛。

⑤爽籁——《昭明文选》：殷仲文《南州桓公九井作》詩中有“爽籁警幽律”一句。李善注說：“爽，参差也。簫管之声非一(不齐)，故言爽。”籁——簫。纤歌——細声歌唱。凝——指歌声好似凝結了的一般，历久不散。白云遏(è)——《列子·湯問》：“秦青撫节悲歌，声振林木，响遏行云。”遏，阻止，擋住。这句写宴会中的歌乐。意思說：簫管之声齐发，清风緩緩而生；歌女之声纤细如凝，經久不散，天空白云也为它阻止不行了。

⑥睢园——湖北的沮水，古亦称睢。其地多竹。綠竹——“綠竹”語出《詩經·卫风·淇奥》：“瞻彼淇奥，綠竹猗猗。有匪(同“斐”)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”这里用来称誉与会諸人都是斐然成章的文士。彭泽——指晋陶潜(渊明)。潜曾作彭泽(今江西彭泽)令。凌——超越。樽——酒杯。陶潜喜欢飲酒，《晋书》本傳載，他作彭泽令时，把公田完全种上秫(shú，同“黍”)，准备用来酿酒。这里用陶潜来称誉座中善飲的人，言其酒量在陶潜之上。

照臨川之筆①。四美具，二難并②。

旁睇眄于中天，極娛游于暇日③。天高地迥④，覺宇宙之無窮；興盡悲來，識盈虛之有數⑤。望長安于日下，指吳會于雲間⑥。地勢極而南溟深，天柱高而北辰遠⑦。關山難越，誰悲失路之人⑧？萍水相逢，盡是他鄉之客⑨！

①鄴(夜 yè)——魏都城(今河南臨漳)。朱華——曹植《公謚》詩有“朱華冒綠池”一句。李善注說：“朱華，芙蓉(古代稱蓮花為芙蓉)。”臨川——指晉王羲之。羲之善書，曾作臨川(今江西臨川)內史。這里用王羲之來稱譽在座能文而又善書的人。

②四美——指良辰、美景、賞心、樂事。具——齊全。晉謝靈運《擬魏太子鄴中詩集序》云：“天下良辰、美景、賞心、樂事，四者難并。”二難——指賢主與嘉(佳)賓。并——指既有賢主，又有嘉賓。用這六字來總結上半篇。

③睇(弟 dì)——小視。眄(免 miǎn)——斜視。這句說：放眼觀覽天天地下的美景，趁閑暇時日盡情歡樂嬉游。

④迥(窘 jiǒng)——遠。⑤盈虛——即“盈虧”，也就是“成功與失敗”。數——命運。作者用“覺宇宙之無窮”結束了上文對盛會勝景的鋪敘，接着用“識盈虛之有數”來引起下文，轉入個人思想情感的發抒。

⑥長安——唐代都城，在今陝西。吳會(貴 guì)——即吳縣(今江蘇蘇州)，西漢會稽郡的治所在吳縣，當時習俗，郡縣連稱，故稱吳縣為吳會。這里“望長安于日下”是重心，“指吳會于雲間”是陪襯，只是為了對仗，并無實義。總的意思是說：去長安日遠，可望不可接。這里寓有自己遭遇困厄而南行之意。⑦這里“天柱高而北辰遠”是重心，“地勢極而南溟深”是陪襯。我國地勢，西北高而東南低。“地勢極而南溟深”，正指這種現象。“南溟”，即南海。天柱，《神異經》上說：“崑崙之山有銅柱，其高入天，名曰天柱。”北辰，即北极星。“天柱高而北辰遠”，是說天柱雖高，而北辰更遠，進一步突出去帝都日遠的意思。這兩句與下文“懷帝閤而不見，奉宣室以何年”相呼應。

⑧這句說：自己被細南行，歷盡關山跋涉之苦，又有誰人寄與同情？

⑨這句說：與會諸人，都是偶然會見，也都是他鄉作客，有着同樣的遭遇。作者在這里深刻地感到與會的人，除個別高官厚祿者外，幾乎都是些與自己同樣有着不幸遭遇。萍浮水面，隨風漂流，偶然會合，也偶然離散。因此“萍水相逢”，成為形容人們偶然會遇的成語。

怀帝閤而不見，奉宣室以何年①？嗟乎②！時運不齊，命途多舛③。馮唐易老，李廣難封④。屈賈誼于長沙，非无聖主⑤！韋梁鴻于海曲，豈乏明時⑥？

所賴君子安貧，達人知命⑦。老當益壯，寧移白首之心⑧？窮且益堅，不墜青雲之志⑨。酌貪泉而覺爽，處涸

①帝閤——帝王宮門，用來代指國君。宣室——西漢未央宮前正殿。漢賈誼很受漢文帝賞識，準備重用，因被人讒害，外貶為長沙王太傅，後來文帝想起他來，在宣室召見他。這句意思說：想念國君而不可見，希望象賈誼一樣奉召再見，但不知將在何年。

②嗟（階 juē）乎——感嘆詞，有的本子作“嗚呼”。

③舛（喘 chuǎn）——不幸，不順利。

④馮唐易老——漢代馮唐頭髮白了還只作郎官，一次文帝過郎署，跟他談論任用將帥的事，談得很投機，才拜他為車騎都尉。景帝時，免去官職。武帝立，徵求賢良（人才），有人推舉馮唐。這時他已經九十多歲，不能再為國家服務了。李廣難封——漢代李廣，在武帝初作北平太守，參加了抗擊匈奴的歷次戰役，匈奴稱他為“飛將軍”。當時各部校尉以下的官，因討匈奴立功封侯的有數十人，可是李廣雖屢有戰功却終未封侯。作者用這兩個人來比喻自己早年遭遇的不幸，深恐年歲易老，有如馮、李二人。

⑤這句的意思說：君主（指漢文帝）並非不聖明，為什麼以賈誼之忠反而遭貶？

⑥韋梁鴻于海曲——後漢梁鴻過京城時，作《五噫之歌》，慨嘆統治者住著壯麗的宮殿，而人民却勞苦不堪。章帝听到了，甚是不滿，派人要捉他。他改姓運，改名耀，字候光，帶著妻兒逃往齊、魯之間躲藏。海曲，即“海隅”，邊海僻地。乏——與“无”同義。這句意思說：章帝之時非昏暗時代，為什麼以梁鴻之賢反而遭困？以上幾句是作者對當日朝廷板端不滿的反語。

⑦這句承接上段內容，用“所賴”二字轉入另一意境。意思說：以前漢文帝之賢而賈誼見屈，以後漢章帝之世而梁鴻受困，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，只有靠自己能安貧知命，才會想得開。“君子”和“達人”，泛指通曉事理、明達世情的人。這是作者在板端苦悶下，用听天任命、安貧樂道來寬慰自己。

⑧老當益壯——語出《後漢書·馬援傳》：“丈夫為志，窮當益堅，老當益壯。”寧——同“寧”。移——轉移，改變。有的本子作“知”，費解。這句意思說：年歲雖老而心猶壯，即使頭髮白了也不改變初衷。

⑨青雲之志——高尙的志節。這句說：遭遇窮困而意志更為堅定，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放棄其懷抱。

轍以犹欢①。北海虽除，扶搖可接②。东隅已失，桑榆非晚③。孟尝高洁，空余报国之情④。阮籍猖狂，岂效穷途之哭⑤？

勃三尺微命，一介书生⑥。无路请缨，等终军之弱冠⑦；

①酌貪泉而觉爽——《晋书·吳隱之傳》載：廣州城外二十里地有泉，名叫“貪泉”。傳說，人若飲了貪泉之水，必起貪得無厭之心。吳隱之至其地，取泉水飲，并賦詩云：“古人云此水，一飲（shà，亦作喏，與“飲”同義）懷千金。試使夷、齊（伯夷、叔齊）飲，終當不易心。”處澗（合 hé）轍以犹欢——處境困窮也不悲觀。澗轍，比喻窮困的處境。②除（著 shē）——與“遠”同義。扶搖——本指從下而上的暴風，這里作“乘風”解。《莊子·逍遙游》：“北海有魚，其名為鯢，化而為鰲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。”作者用這一典故的意思是說，北海雖然很遠，一旦乘風而往，畢竟可以到達。③這句話出自《後漢書·馮異傳》：“始雖垂翼回轡，終當奮飛澗池，可謂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。”意思是說，失之早年，將收之于晚年。東隅，指東方日出之處，言時之早。桑榆，指日之將落，余光留在桑榆樹上，言時之晚。以上兩句是作自勉自慰之詞。④孟嘗——字伯周，後漢順帝時人，曾任合浦太守。由於志趣高尚，洁身自好，長期不見陞遷，後來退隱。桓帝時，有人上書推薦他，也未錄用。年七十，卒于家。此句是作者引孟嘗自比。有的本子作“空懷報國之心”。⑤阮籍——字嗣宗，西晉時人，憤世疾俗，經常沉醉于酒。有時一人信口謾罵，有時駕車出游，并無一定目的，遇到路不通時，痛哭而返。猖狂——與“狂妄”同解，有“橫行无忌”的意思，這里用來形容行為的有類瘋狂。這句意思說：阮籍行為有類瘋狂，我決不去學他的樣。這里表現作者的強自壓抑。這一段意凡三轉，充分反映作者當時思想的複雜和矛盾。⑥三尺微命——古人通稱“七尺之軀”，這里改稱“三尺”，表示自己年輕的意思。一介——猶如“一個”，含有才小，不足輕重的意思。⑦終軍——字子云，西漢時人，善辯能文，武帝時為博士。曾奉命使南越（今兩廣地），說其王內附，他臨行說：“願受長纓，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（宮門）下。”終軍死時，年二十餘。作者引此，言自己年紀也與終軍差不多，雖有報國之心，却無報國之路。弱冠（貫 guàn）——二十歲。古代男子年二十行加冠禮，其體還未壯，故稱弱。

有怀投笔，慕宗慤之长风①。舍簪笏于百龄，奉晨昏于万里②。非謝家之宝树，接孟氏之芳邻③。他日趋庭，叨陪鯉对④；今晨捧袂，喜托龙门⑤。楊意不逢，撫“凌云”而自

①投笔——东汉班超，曾受雇为政府抄写书籍，意不屑为，后投笔从军出使西域，因功封定远侯。长风——南朝宋宗慤（却 què），年少时，叔父炳问他志愿，他说：“愿乘长风，破万里浪。”作者引此，言自己怀有班超投笔从戎的壮志，羡慕宗慤乘风破浪的雄心。这一句是写自己的怀抱。

②簪（zān）——古代士大夫用来把帽子别在发上的首饰。笏（hù）——一名“手版”，古代大臣上朝手中拿着象牙或竹、木制的窄长板，对皇帝讲话时，用以遮脸，表示恭敬。簪笏——仕宦的代称。晨昏——早晚问安的代称。这句说：自己准备终身不做官，到万里外（交趾）去侍奉父亲，以尽人子之道。

③謝家之宝树——《世说新语·语言》篇载：东晋謝安有一次問他的子侄們说：“为什么人們都希望自己的子侄成才？”謝安回答说：“正如人們都希望芝兰和王树能长在自己的庭前一般。”后世即以芝兰玉树比喻佳子弟。孟氏之芳邻——孟母（孟軻母）为子择邻，曾三次搬迁。为世代相傳佳話。作者引用这两个典故，说明自己虽非佳子弟，但在幼年时也曾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。有人說“接孟氏之芳邻”是說自己能荣幸地参与盛会与群賢相接，似牵强。

④趋庭——恭敬地从庭前走过。叨陪——忝陪，奉陪。鯉——孔子的儿子，字伯魚。《論語·季氏》篇載：一次，陈亢問伯魚道：“你曾受到夫子什么特殊教訓嗎？”他說：“沒有。不过有一次父亲独个儿立在庭前，我从他面前走过，他問我：‘学《詩》嗎？’我回答：‘沒有学。’他說：‘不学《詩》便不会說話。’我于是开始学《詩》。有一次，父亲又立在庭前，我又从他面前經過，他問我：‘学《礼》嗎？’我回答：‘沒有学。’他說：‘不学《礼》便沒有立足社会的依据。’我于是开始学《礼》。我所听到的只有这两件。”后世就以“趋庭”作为承受父教的代称。作者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自己不日当往交趾省父，将效法孔鯉趋庭受教。

⑤捧袂（妹 mèi）——进謁的意思。龙门——《后汉书·李膺傳》載：李膺风格很高，声名很大，讀書人受到他接待，名为登龙门。这是說，自己能参与盛会，蒙受閻伯屿的款待，有如昔人登龙门的光荣。

惜①；鍾期既遇，奏流水以何慚②。

嗚呼！胜地不常，盛筵難再③。蘭亭已矣，梓澤丘墟④。臨別贈言，幸承恩于偉錢⑤；登高作賦，是所望于群公⑥。敢竭鄙誠，恭疏短引⑦。一言均賦，四韻俱存⑧。請洒潘江，各傾陸海云爾⑨。

①楊意——即楊得意，為了配合四字，省去“得”字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載：蜀人楊得意，為漢武帝狗監，一日武帝讀子虛賦，稱贊不已，嘆道：“我恨不得與作者同時！”得意在旁說：“作者就是我國同鄉人司馬相如。”於是武帝立即召見相如。“凌云”——指司馬相如的《大人賦》。同書載：“相如既奏《大人》之頌，天子大悅，飄飄有凌云之氣，似遊天地之間意。”作者以司馬相如自比，嘆不逢引薦之人。②《列子·湯問》篇載：俞伯牙善鼓琴，鍾子期善听音。伯牙鼓琴，志在高山；子期說：“峨峨兮若太山。”志在流水，子期就說：“洋洋乎若江、河。”後世作為知音的例子。鍾期，即鍾子期，作者引用來比盛會主人。這是說：既遇知音，自己撰序也就不慚愧了。③胜地——指滕王閣。盛筵——指滕王閣上盛宴。這句說：風景胜地既不常見，歡會盛宴更難再遇。④蘭亭——晉王羲之之宴集之地，故址在今浙江紹興西南。王有《蘭亭集序》一文記其事。已矣——事成過去。梓（子 zǐ）澤——晉石崇金谷園的別稱，金谷園故址在今河南洛陽西。《晉書·石崇傳》：“崇有別館，在河陽之金谷，一名梓澤。”丘墟——空虛荒蕪之地。這句是前句的引伸。意思說：任何名景盛會都會隨著時間的過去而消失。進而引出下文非撰文賦詩紀念之不可的意思。⑤這是說：自己承蒙主人恩寵，有機會參加盛筵，特效前人臨別贈言之義，撰文見意。⑥登高作賦——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“登高能賦，可以為大夫。”這是說：登高臨閣而作賦，己所不能，將有待於與會的諸公了。⑦疏——這裡有“草擬”的意思。這句為序文作結束。意思說：冒昧獻丑，謹草擬短序一篇，作為拋磚引玉之用。⑧一言——指《滕王閣序》這篇文章。均——同。賦——鋪敘。這句說：這篇序文寫好的同時，也寫就了一首四韻（實為六韻）八句的詩。⑨潘江、陸海——鍾嶸《詩品序》云：“陸才如海，潘才如江。”陸，指陸機（字士衡）。潘，指潘岳（字安仁）。均晉代著名作家。作者以潘、陸稱譽與會諸人，希望他們都能作賦以資紀念。云爾——即“如此云云”的意思，用來作文章的結束語。

滕王高閣臨江渚，佩玉鳴鑾罷歌舞①。
畫棟朝飛南浦云，朱帘暮卷西山雨②。
閑云潭影日悠悠，物換星移幾度秋③。
閣中帝子今何在？檻外長江空自流④！

①這首詩，在旧詩格律上屬七言古体詩。渚(主 zhǔ)——本水中的陆地，这里借指江邊；鑾(鑾 luán)——即鈴。這兩句意思說：滕王閣聳立在江邊，宴朋宴集，有歌有舞，宴罷時，歌舞亦罷。②畫棟——有彩繪的棟梁。南浦——即南岸。朱帘——亦作“珠帘”。這兩句意思說：清早，閣中畫棟之間時而縈繞着南岸飛來的輕云；黃昏時，卷帘远眺，每每可以望見西山的烟雨。旧說：早晨仰看畫棟，好象縈繞南浦的几朵彩云；傍晚卷收朱帘，好象飄過西山的一陣密雨。也可通。③悠悠——形容悠閑自在。物換星移——事物的變換和星辰的推移。這兩句意思說：天空云影極悠閑地映入潭中，日日如此，月月如此，而時光却一天天地逝去；世間事物的變換，天上星辰的推移，不知道已經過了多少個年頭。④這兩句意思說：建閣的滕王今天已不知到哪里去了，眼前只見到檻外長江盡自向東流。這首詩雖是在描寫滕王閣，但同樣流露出作者抑鬱失意的心情，和文中所表現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。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1962年12月上海1版1次
(上海錦興路7號)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7/16印張1—60,000
中華書局出版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定價4分
